

第一卷：

蓦然回首

第1章

湖城地处长江三角洲，三十年前赶上改革开放的热潮，利用其优越的地理条件在短短的时间里一跃成为江南一带的一线城市。四月末的湖城已经进入了雨季，整座城市都在朦胧的水汽里。

此时，由于到了饭点，湖城老城区的“徐记”饭店里人满为患。叶浔音收了伞推门走进去，小小的店面里大概摆放了十张小桌子，都坐得满满的，收银台前还排着长队，老板娘快速地点单收钱，忙得不可开交。

浔音安静地排在队伍最后，耳边满是嘈杂的声音，挂在墙上的液晶电视里正播放着午间新闻：“近日我市发生多起性侵案，受害者多为二十多岁的年轻女性，希望广大女性朋友们夜间外出时提高防范意识……”

等了十几分钟的样子才轮到浔音点餐，“四份盖浇饭，打包。”

外面昏沉沉的天空，伴随着绵绵的细雨，远离闹市区的路上显得格外安静。

叶浔音穿着浅蓝色的棉质长裙，握着伞柄的手素白修长，另一只手提着打包好的盖浇饭。离午餐时间还尚早，她走得很慢。

拐过一个弯，手机响了，是家里打来的：“阿音啊，新工作还习惯吗？你看你急急忙忙就去了湖城，妈妈都没时间陪你去看看新环境。”

浔音微微抿了抿唇，顿了几秒才回答：“我挺好的，您不用担心。”

“你这孩子啊……”叶妈妈无奈地叹气，“对了，房子你谢叔叔已经让宜修给你找好了，你一个女孩子家哪能长住在单位啊。明天傍晚宜修会去帮你搬家的。对了，宜修你还记得的吧？是你谢叔叔的儿子，小时候你们还一起玩的。”

“嗯……我知道了。妈，下着雨呢，接电话不方便，先不说了。”

突然，一阵刺耳的警铃声打破了安静的氛围，身后有急促的脚步声，浔音还来不及回头，一个穿着黑色夹克的男人就狠狠地撞上了她。

突来的撞击让浔音瞬间失去平衡，还未稳住身形，一只手就狠狠地扯住她。手臂传来钝疼的同时，后背已经重重地撞进了一个胸膛，而后是脖子上无法忽视的压迫感。浔音茫然地看着面前散了一地的盖浇饭，愣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这是被人劫持了？

她不适地动了一下脖子，面前横着一只手臂，黝黑的肤色，手腕处戴着根红绳，上面挂了一个核桃篮子。在湖城的习俗里，小孩子戴这样的核桃篮子可以辟邪。浔音用余光扫了一眼身后的男人，他长相平凡，身高应该也一般，与她这样站着也不过高了半个头而已，他的一双眼睛里布满了阴鸷的戾气，整张脸都扭曲着，看着极为恐怖。

“你是什么人？”脖子被男人勒得很难受，浔音不安地挣扎了一下。

“别动！”男人恶狠狠地警告，眼睛一直盯着前面，一大堆警察已经近在咫尺。他呼吸粗重、浑身紧绷，右手勒着浔音往后退了一步，左手微微颤抖着从衣兜里摸出一把水果刀横在浔音的脖子上。

“这下麻烦了。”年长的刑警老刘看见眼前的情景心里一紧。

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连环性侵案，局长格外重视，连省厅都惊动了，这几天刑警队可以说是连续工作，终于锁定了嫌疑人赵刚。锁定了嫌疑人之后，他们就进行了抓捕，可谁知赵刚此人谨慎狡猾，竟然提前察觉，这才有了先前狂奔追拿的一幕。

赵刚本人性格暴戾，此时已经被逼入绝境，而人质又是个年轻的女孩，万一因为害怕而做出什么激怒赵刚的行为，后果不堪设想。

老刘已经可以预见局长沉着脸教训他们的场景了，不由得无奈苦笑，“放开人质，千万别乱来。”

赵刚满脸狰狞，他一只手牢牢地勒着浔音，另一只手持刀对着面前的警察，“你们都退后！退后！”他大声说着，刀又收回来贴在浔音脖子上，“全部退后，不然我杀了她！”

“好好好，别冲动！全体退后！”老刘脸色铁青，朦胧的雨幕里他能看见赵刚双眼通红，神情暴戾。办案多年，老刘太了解当罪犯露出这样的表情，那就意味着他已经在失去理智的边缘了。“怎么办？”他看向一直站在身边没有说话的年轻男人。

那是个容貌清俊的男人，气场极强，他站在那儿仿佛就已经是全队的主心骨。此刻他的脸上神色严厉而冷峻，密切地关注着赵刚的一举一动，忽然低声对老刘说：“你先稳住赵刚，我到旁边去。”他不动声色地退到了包围圈后面。

“给我一辆车，我离开湖城就放了她，不然我就杀了她！”赵刚一边紧张地提防着面前的警察突袭，一边提出要求。“让我走，我保证不伤她！快给我准备车！”

“赵刚，你跑不掉的，现在放了人质还可以轻判……”

“你是不是傻了？”老刘的话还没说完，一个柔柔的声音突然响

起，语调里还带着不加掩饰的嘲讽和无奈。

是人质！

所有人都被浔音弄蒙了，在场的都是市刑警队的，大场面也看过不少，可还从来没见过有哪个个人质这么嚣张的，被刀架着还能嘲讽地骂劫持者，一时间都纷纷向她看去。

浔音被赵刚控制在身前，雨水打湿了她的头发和衣服，她本就皮肤白皙，此时淋了雨一身狼狈，越发显得楚楚可怜。但细看之下却会发现，她的神色极其平静，只有紧握成拳的双手能看出她隐藏的紧张。

“你的罪行大概判十年，”水果刀的刀锋几乎紧贴在浔音的脖子上，她不得不尽量往后靠，后背贴在赵刚的胸膛上，她能感觉到赵刚紧张的心跳，不禁松了一口气。根据眼前的情况她已经猜出赵刚就是这些日子屡屡性侵女性的罪犯了，现在赵刚只是走投无路才会劫持她，而且他显然很紧张并且没有经验，所以她安全脱困的机会很大。

“但是，你的这把刀一旦在我的脖子上划出伤口，就成了严重的绑架罪，你确定要这么做吗？”

赵刚明显愣了一下，浔音脑子转得飞快，又说：“如果你现在放了我，也就只是坐几年牢而已，但是你要是伤了我或者杀了我，怕只能是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了，就算你今天逃掉了又如何，现在警务系统如此完善，你又能躲几年？而且你希望过那种被通缉的日子吗？如果你变成通缉犯，你的父母会怎么样呢？他们会被邻里看不起，会以你这个儿子为耻。你一直都希望得到父母的关注，可是也一直用错了方式。你的行为只会让他们越来越失望而已。”

“你，你怎么知道！”赵刚持刀的手不可控制地颤抖起来，他小的时候父母忙着赚钱根本没有时间陪伴他，只有他学习成绩变差或者

惹事的时候才会抽空教育他几句，后来他就一直用做坏事的方式来换取父母的关注。可是学坏实在是太快了，他惹了一身的恶习改不了，到最后老师、父母都懒得管教他了。他劫持的这个女人说得没错，他的做法不仅没有换来父母的关心，还将他们之间的距离拉得越来越远。

“没有用了！我已经没有退路了！快给我车！”赵刚失神了片刻，但随即就恢复如常，面容狰狞地冲警察喊。可终究心绪乱了，水果刀离浔音的脖子已经有两三厘米的距离了。

就是现在！浔音猛地抬手用尽全身的力气拉下赵刚勒着她的手，接着身子飞快地往旁边一避，脖子堪堪从刀锋上划过。她大学里也学过基本的防身术，若对方是个女人还行，可惜赵刚虽然不高，但却很强壮，她根本没那个力气使用过肩摔那一类的动作，只能尽量摆脱钳制好让警察有下手的机会，如果她没看错，刚才有个警察已经悄悄地绕到了离他们最近的地方。

果然，浔音的脖子一离开危险范围，一个人影就迅速冲上前。他牢牢钳制住赵刚的手腕，手指一用力按在脆弱的经脉上，赵刚一声痛呼，水果刀应声而落。他动作极快，几乎是刀落地的同时就利落地将赵刚双手反转拷住，扔在了地上。所有的一切都在电光火石间发生，浔音只来得及看见那人清冷严肃的侧脸。

赵刚被制伏，周围的警察迅速一拥而上，将赵刚从地上拖起来往警车上拽。

“老大，你太厉害了！”楼岩峰激动地喊，他是队里新来的实习生，这还是他参与的第一个案子。谢宜修，此时正似笑非笑地盯着楼岩峰以及他身后的小马，“挺有本事啊，堵个人都堵不住。”

楼岩峰的笑容顿时僵在脸上，原来之前实施抓捕的时候，小马和楼岩峰被安排在路口进行堵截，可谁知赵刚力气大得很，速度又快，小马毕竟还带着个经验不足的实习生，结果一个疏忽就让赵刚跑了。

“老大，都是我的错，不关楼岩峰的事。”小马低着头道歉，让赵刚跑了的确是他的过失，还好赵刚没有伤到人质，不然他非得吃个处分不可。谢宜修冷了脸，“回去再跟你谈。”

说完也不管小马的反应，转头去看浔音的方向，刚才摆脱钳制的时候用力过猛，浔音直接就摔在了地上，队里的两个女刑警上前将她扶了起来。谢宜修不动声色地打量了一眼：她十分纤瘦，肤色白皙得有些不正常，此刻脸上都是雨水，脸色很难看。就是这个看起来极其柔弱的女人，刚才却出其不意地扰乱了赵刚的心神，为自己赢得了脱身的机会。

浔音察觉到目光后抬起头，发现是刚才制住赵刚的那个刑警，他穿着和别人一样的蓝色制服，个子很高，略长的头发被雨水打湿搭在眉间，朦胧的雨雾下他的五官格外的清俊悠远，像是一幅清淡的水墨画。她觉得这个人有些奇怪，不像个警察，倒是有些像……学者。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她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竟然是个刑警。

“你的伤没事吧？”浔音脖子上的皮肤在她侧身避开刀锋的时候被擦破，白皙的皮肤上，血珠正慢慢渗出。浔音伸手摸了摸伤口，只是很小的擦破并不严重，“没事”。她看向走过来停在两步之外的谢宜修，这样的距离让她更能看清他的样子，她似乎在哪里见过这个人。

浔音在模糊的记忆里努力寻找，忽然有一个人的脸与眼前的人重合，她不是很确定地说：“你是谢宜修？”

谢宜修显然没想到她会说这个，“嗯。”

“叶浔音，好久不见。”浔音伸出素白的手，眉眼含笑，其实她对谢宜修的印象还停留在她十五岁出国之前：清俊雅致的少年穿着华盛一中白色的校服，温和而疏离。相貌已经随着岁月模糊，她只记得他连笑都是清淡的，但只要是有一点愉悦的情绪就会让眉梢眼角都生动起来。

多年不见，记忆里的少年已经变成铮铮铁骨的男子汉，尽管样貌依旧，但当年的闲适优雅不在，更多的是岁月沉淀的成熟韵味。

谢宜修眸色一深，面色如常地握上她的手，“好久不见。”

浔音坐上了警车，谢宜修坐在她旁边侧着头看她。她正慢慢地擦拭着湿漉漉的头发，他忽然想：他们的确很久没见了，从十五岁起至今已经整整十二年了，久到他已经完全认不出她了。眼前的这个人，除了容貌和记忆里还有些许相似之外，其他竟一点往日的痕迹也没有了。他们之间的关系，用恶俗点的话来说，那就是“青梅竹马”。

按理说，两家人是多年的世交，小辈们关系也该不差，可惜到了他们这一代，却偏偏不是这样。年少时的浔音被家人宠得太过，任性霸道，千金大小姐的脾气在同辈的孩子里那是出了名的。谢宜修则是生性冷漠桀骜，又傲气得很，最不耐烦和浔音这样的女孩子相处，而浔音从小被宠爱包围，自然无法接受谢宜修对她的冷言冷语，所以整日和他对着干，那时两人可没少吵架。

原则上来说，一个人只有经历灾难或是受到重大刺激之后才会发生本质的改变，那叶浔音是发生了什么让她的性子变得如此不同呢？多年的刑警生涯，让谢宜修有了一些职业习惯，习惯性地去看一个

人就是其中之一。

然而前面开车的王超却完全会错了意，他在后视镜里看见自家老大一直盯着人家姑娘看，心跳猛地加速，难道老大春心萌动了？曾经的青梅竹马多年后又相逢，然后擦出爱的火花，哎呀，这画风简直太有爱了，想着一直单身、洁身自好的老大终于有八卦了，而他似乎还是第一个发现的，王超简直激动得不行。

这一激动就想着和未来嫂子套近乎增进增进感情，同时心里也是真的疑惑，于是忍不住问道：“叶小姐，你怎么知道赵刚父母的事啊？难道你认识他？”

浔音抿唇笑了下，“不认识。不过我选修过心理学，刚才也是没办法才瞎蒙了几句。”

王超：“……”

“赵刚应该是个混混吧？他的手上没有茧子，应该不是做重活的，当然也不像是坐办公室的，那么就很可能是他没有工作。他的身上有水产品的腥味，还有一些干货蔬菜味，他很可能是生活在农贸市场一类的地方，若是我没猜错，他的家人可能是贩卖蔬菜的吧？这样的工作很辛苦，他的父母不会有太多的时间照顾他。”

浔音微微顿了一下，放下手里的毛巾，“很多人走上歧途都是因为缺乏管教，我曾陪同导师做过未成年罪犯的课题，那些孩子一开始学坏都是因为想要引起家人的注意。赵刚其实很在乎家人的，他这样的大男人还戴着核桃篮子不是很奇怪吗，况且那个篮子看着很旧了，这说明那对他来说很重要。”

“叶小姐，你不会是同行吧？”王超默默地从后视镜里看了浔音一眼。

浔音失笑，“不是。”

王超微微有些失望，转头一想就算不是同行，那也算和老大有共同话题了呀，顿时又贼兮兮地笑起来。谢宜修不动声色地瞥了傻笑的王超一眼，回头看着浔音，“你在哪里上班，先送你过去。”

“博物馆。”

浔音被警车送回馆里，想不引人注目都不行，连馆长都惊动了下来问她发生了什么。回到办公室才刚坐下，同事秦苗就一脸关心地转过身：“浔音，你犯什么事了啊？没事吧？”

浔音在博物馆上班还不到一周，认识的人并不多，秦苗性格开朗，为人热情，加之又是一个办公室的，所以浔音和她的关系要比别人好一点。

“没事，正好碰到警察抓人，结果咱们的午饭都洒了。”

秦苗一听顿时就急了，哪还顾得上什么午饭啊：“不会吧，你怎么不躲远点啊，有没有被误伤啊？呀，你脖子怎么了！”

浔音无奈地笑笑，“小伤口，别担心。”

旁边一直低头写小说的张宇浩停下来敲键盘的动作，“他们在抓什么人啊？刚才那些人是不是市刑警队的？”他有个堂哥是警察，对于警察这一行他勉强还算了解，刚才送浔音回来的那几个人，明显不是普通的警察。

“嗯，抓的是性侵案的疑犯。”

他们所在的是四人间的办公室，除了秦苗和张宇浩之外，还有一个叫杨彦的男同事，他此时也凑过来，“可以啊，这都能被你碰到，湖城的刑警队可是很出名。怎么样，他们厉不厉害？”

浔音忍不住伸手摸了摸脖子上的伤口，脑子里闪过谢宜修利落的动作，无声笑了笑，“还好吧。”

性侵案的罪犯终于落网，刑警队的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下午闲下来的时间大家围在一起讨论着老大的绯闻。

即使都过去好几个小时了，王超却还是兴奋得不行，他夸张地形容警车上所看见的一幕。很快，谢宜修有个青梅竹马而且还对其有意思的消息就传遍了整幢办公大楼。不多时，连局长都知道了，特地把谢宜修叫到办公室，丢了根烟给他，“小谢啊，破案效率越来越高了，很不错啊。”

谢宜修把烟夹在手里，笑笑，“这是我的本职。”

“你最近也辛苦了，这样吧，你上次申请补休的年假我批准了。对了，我听说抓人的时候罪犯劫持了一个人质，而且还是你的故交？这姑娘估计吓得够呛，你代表我们警局去看看吧，安慰一下，你们也顺便可以叙叙旧。”局长想着既然对人家姑娘有意思那就追啊，你说刑警没时间？那就直接休假呗。得力干将难得看上一个人，作为上司怎么着也得帮一下啊。

谢宜修面色如常，倒也不多加解释，“好的。”

只是转头一回刑警队就把王超叫过来，“我看你挺闲的，这样吧，你就把近十年的特大凶杀案件做一个整理，然后写好犯罪分析，三天后我正常上班，那天我要看到成果。”

王超欲哭无泪。

第2章

第二天傍晚，天空灰蒙蒙的，大片大片的乌云聚集在天空，仿佛下一秒雨水就会倾盆而下。

假期第一天，谢宜修哪里都没去，难得地睡了一个懒觉，然后陪静娴看了会儿电视，又带着她去小区外的湖边钓了一下午的鱼。吃完晚饭，谢宜修在书房坐了会儿，看时间差不多了，拿起车钥匙走下了楼。

谢静娴窝在沙发里看综艺节目，听见脚步声回过头，“哥，你要去接浔音姐了吗？”

“嗯。”他站在门口换鞋子，因为跟妹妹说话，所以语气很柔和，“时间差不多了，等下让林阿姨把窗关了，你穿这么少吹风会着凉的。”

“知道了。哥，你记得让浔音姐有空来家里玩。”小的时候，虽然浔音看不惯谢宜修，但对谢静娴却很好，在学校里也总是充当大姐姐的角色保护她。因此，即便过了十二年，静娴依然记得浔音。

谢宜修穿完鞋子，答，“好的。”

天空开始飘起了雨，还不算晚，天却已经很黑了。

同一时间的博物馆内，馆里的其他职员已经陆续下班了。

浔音拖着行李走出宿舍，滚轮和地面摩擦发出的轱辘声，像是年老陈旧的自行车链条在转动，止不住地“咔嗒咔嗒”作响……整个馆内都格外安静，行李箱发出的声音被放大，回响在空旷的空间里。

没走出几步，忽然从远处的展厅里传来一阵大声的响动，她的心猛地跳了一下。那响动还在持续，一声又一声。在这样寂静无人的空间里萦绕回响……

浔音顿了几秒，蹲下身拉开包裹的拉链，从一堆杂物里翻出手电筒，推开开关，一束光直直地射出来，因为许久没有使用的原因，手电光有些微弱。

循着声响，她慢慢地走近了“古服饰文化”展厅。浔音刷了卡，门徐徐打开，那阵阵的响动声离得更近了。她握紧了手电，一点一点地照过去寻找声响的来源。又是一阵响动声从右侧清晰地传来，她快速调转手电，在光线的照射下，她看见一扇玻璃窗正来回“砰砰——”撞击着。原来是风刮开了展厅的窗户。

浔音皱着眉走过去，博物馆不比其他地方，展厅内一般都是没有窗户的，整个市博的十三个展厅只有这个展厅有一扇窗户，据说是当年设计失误造成的。后来这扇窗户经过处理只能打开一小半，可是现在……

借着手电的光，她仔细查看着，竟是用来固定的螺丝松动了。她抬手关好窗户并且落了锁，正要转身出去，手腕上忽然一轻，手链掉在了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她弯腰将手链捡起，却因为这个动作忽然闻到一股奇怪的气味，像是腥味又像是铁锈的味道。那股味道淡淡地弥漫在空气里……她觉得有些奇怪，这个展厅没有摆放任何的铁

器，这股味道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往前走两步向左拐，还有一排展品。浔音想了一下，准备过去看看，才迈出两步就踩到了一块水迹，是刚才有雨水飘进来了吗？可是这里离窗户很远了。她低头看向地板，黑暗中只能模糊地看见一地的液体一路从里面漫延出来。

她的心跳忽然加快了，连呼吸都慢了一拍，手电慢慢照向下面，刺目的红色！瞳孔猛地放大，她快速抬起手电照向里面，白色冰冷的瓷砖上躺着一个女人。

浔音觉得浑身冒出阵阵寒意，她强迫自己冷静下来，里面的人也许还活着正需要救援。她浑身冰冷，踩着一地的血走进去，那个女人以一种很不自然的姿势躺着，一双眼睛惊恐地睁着，浔音立刻就认出了地上的人正是她的同事许薇朵。

周围死一般的寂静，浔音只听见自己粗重的呼吸和怦怦的心跳声。她伸出手指去探许薇朵的鼻息，冰冷的手指上什么都没有感受到，她……死了。

口袋里的手机突兀地响了起来，在这安静的环境里显得特别诡异，浔音心头一跳，猛地站起来往后退了一步。手机还在持续响着，她微微颤抖着摸出手机，亮起的屏幕上闪烁着谢宜修的名字，那是她昨天才存的号码。

“我在门口了，你好了吗？”谢宜修的声音不似中学时的清雅，多了几分成熟男人特有的味道。

浔音听他说完，闭了下眼睛深深地呼吸，“谢宜修，这里……有人被杀了。”

谢宜修冲进来的时候，灯已经全部打开了，整个展厅一时间亮如

白昼。空气里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浔音正低着头坐在门口的地上，脚上只穿了一只鞋，还有一只被扔在不远处，鞋底沾着鲜红的血液，长长黑色卷发垂下来挡住了她的脸。春季的雨夜气温很低，浔音穿得不多，又加上碰到命案，她浑身就像冻僵了一样，瘦弱的肩膀不停地颤抖。谢宜修初步看了眼周围的环境，迅速脱下外套搭在她身上，又走了两步捡起那只鞋，仔细用纸巾擦干血迹，然后蹲下身替她穿好，“你还好吧？”

“在里面，是……我的同事，叫……叫许薇朵。”谢宜修的体温从外套上渗进她冰冷的皮肤里，恍惚的情绪渐渐消失，浔音突然就觉得上一刻的惊恐和慌乱瞬间转变成了委屈，眼睛里迅速氤氲起水汽。

见她这样，谢宜修无端地心底一软，“别害怕。”

谢宜修安抚了浔音一会儿，然后就走进去看情况。一拐弯就看见满地诡丽的鲜血，从拐弯处一直蜿蜒到里面的尸体上。许薇朵躺在血泊中央，左腿膝盖向内诡异地弯曲着，她身上大大小小的伤口无数，穿着的白色裙子几乎全部被鲜血染红，只有领口的地方还能看见原来的颜色。

谢宜修心头一凉，他一边仔细查看命案现场，一边打电话，“老刘，是我，市博物馆发生命案，马上带人过来。”

警铃声响在安静的夜里，刑警很快就赶到了。

老刘带着人大步走进来，看到一地快要凝固的血也是一愣，谢宜修正在查看尸体周边的痕迹，听见有人进来头也没抬，“让法医进来。”

宁朔正好到拐角处，他样貌英俊，个子很高，往那里一站，灯光都被遮了大半，“我说大神探，你怎么休个假都能碰到命案啊。”他

一边开着玩笑，一边不紧不慢地走了两步，在尸体前面蹲下。后面的法医递了口罩过来，他接过戴上，然后说了句，“准备记录。”

谢宜修对法医的工作没兴趣，见他来了就让出位置，他回头又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整个展厅，目光落在窗户上一顿，他踱步走过去手指摸了下窗台，“浔音，窗是你关的？”

进来的女刑警苏羽已经将浔音扶起来了，不过因为久坐的缘故，她双腿僵硬酸麻，靠在墙边轻轻地敲着麻木的肌肉，“是我。刚才起风了，我听见有声音就进来看看，窗户当时是开着的。”说着，她的动作渐缓，素白的手握成拳，“后来我闻到一股铁锈味，就寻着味道往里走了两步，结果看到了……”

“你进来的时候，门是关好的吗？”

“关好的。”

这时，拉好封锁线的王超进来了，谢宜修让他先带浔音回警局，情绪冷静之后再做笔录。他们刚上车时，谢宜修打了个电话过来，“今天应该没有时间给你搬家了，我让静娴收拾下客房，就住我家吧。”

谢宜修戴上手套，走进办公室站在许薇朵的办公桌前。深棕色的桌面，电脑旁摆放着几盆绿色植物和几个摆件，他首先注意到显眼处摆着的两个相框：一张照片里的许薇朵只有十七八岁的样子，笑容灿烂地靠在一个中年女人身上；另一个相框被反过来扣在桌面上。谢宜修拿起来，照片里是一对年轻的夫妇和一个可爱的小女孩。

拉开第一个抽屉，里面整齐地放着一些杂物和粉底液、口红之类的化妆品。第二个抽屉里放着一双精美的蓝色细跟凉鞋。粗略查看了